

紛亂的前奏·摩肯馬生態行旅 17 天

7

夜間海岸燈火的媚惑 晨間天空幻化的雲彩 忍不住閒步其間
悠閒浪漫的氛圍直盪胸懷 奔波忙碌就等片刻的停泊
在摩里西斯的夜與晨 找到了

文、圖／黃淑貞

收到遠方的信函，你將會明白，驛動的心又將我帶離台灣了，這回還是南半球，只是，橫跨了三個國度，摩里西斯是個狂亂的前奏，肯亞則是動感進行曲，至於，馬達加斯加是哀戚的變奏，最後，在回歸摩里西斯的悠閒氛圍中，找到了安閒與停靠的港灣。

之一·紛亂的前奏·

我不是因季節遷徙的漂鳥，卻每年定時選擇飛越海域，進行探索新世界的旅程。展翅之時，帶著「多多鳥之歌」同行，心中只有摩里西斯紅隼與 DoDo 鳥，全然不在乎目的地有「印度洋上的明珠」之稱，對於資料上填寫著上帝依照它的樣貌而創設天堂的說法也相當質疑。

飛越印度洋時，白雲翻捲層疊，猶如遼闊的冰原，而夕陽的淡彩透光鋪灑，天際的淡藍漸漸聚攏成灰黑的色帶，向上竄升的雲朵再次舞動不同的丰姿，碎雪花、等距輪紋等在連綿的冰原上交互輝映，俯視遼闊的穹蒼，我只能說印度洋上空美呆了。

·釋放壓力的樂園·

餐廳的落地窗是個天然的觀景台---透光玻璃阻隔海風的吹襲，送入滿室的潮音與動人的碧海藍天；忙碌的鳥兒喜吱吱的周旋於各食客之間：擺動、輕挪、跳躍、小啄，享受著人類的早餐。這動感的晨間序曲，開啓喜悅的心門：人與動物是可以如此親近的。沒有刻意的餵食，也沒有特殊裝置，只是一個開放的空間，鳥就來了。重要

的是，人類的眼神在看著這群生命時的好奇與歡欣，自然流露出親愛之情。面海而食是個福音也是煎熬，因海風吹拂而搖曳的椰子，充滿海島風情，潔白泛光的海灘發出誘人的邀約。吃著早餐，心早已飛出，沿著海岸線巡弋，搜索著台灣不容易見到的潔淨與浪漫。

海的邀約，引我進入沙灘獵取影像。飛濺著白浪花的海潮前推後湧，拍擊著烏黑的海礁；因火山爆發形成的島嶼，遍地可見火成岩的遺跡，海水一片清澄，洗滌著污濁的人間穢氣，撞擊著我的心靈深處。這來自大自然的純淨，真是上天賜予的最好禮物，讓這個早在 16 世紀即被殖民的國度，擁有源源不絕的觀光資產。珊瑚礁圍繞著全島，潔白的沙灘也間歇性的分布在海岸，來到這裡親水非常容易，也讓台灣的海島之子羨慕異常。台灣的海岸線早就被消波塊佔領，天然美景不再，想要擁住一片海域竟要外求，令人有著深深的惆悵。

↓ 餐桌上吃可頌的鳥



鴿子停在草編的涼亭上，馬鞍藤盡責的捍衛著沙灘，這片海域聽說是摩里西斯僅受保護的海岸線。若想在 5-6 月觀看海龜產卵的奇景就要來這一帶，在夜晚且不能開手電筒的情形下，躲在 50 公尺遠的地方以望遠鏡觀看，以免驚擾牠們的傳宗天職。看著林內忙碌的群鳥在枝頭與地上跳來跳去的快樂覓食、甜蜜的情侶互相依偎、大葉欖仁落葉灑落一地，冷涼的清新之氣瀰漫在人造的木麻黃林，冬天的印象散落在片片彩葉中。穿透層層有序的木麻黃，自然純淨的海域橫互在視線可及的一方，雖在冬季，親水的情緒卻能獲得滿足，無怪乎許多的歐洲人都將此地當作是度假的後花園！

雖然並未從事水上運動及遊歷全島，舒適、放鬆已將緊繃的情緒釋放。



↑ DoDo 鳥，不是標本，只是模型

· 走過狂亂的過往 ·

有人說，綠色是摩里西斯的天然色彩；在走訪之後，卻要說，綠色是一種悲戚的顏色---那是在走過荷蘭、法國、英國的統治後所留下的顏色。島上 65% 種植甘蔗，自海邊向內陸延伸，順著丘陵的起伏，無言的矗立在這個火山島上。蔗田綿延不絕，不時可以在田中看見黑色的火山岩橫陳，足見當時開墾的艱辛。島上的黑人、印度人及中國人，就是在那段時期因為甘蔗而被奴役或

懸吊在香草鱷魚公園內的一幅畫訴說過往→

是移民進入，形成現在多元種族的樣貌。走在首都路易士港 (Port Louis) 的街道，便可以發現這個民族大熔爐---中國的牌坊、法式的建築及回教清真寺交錯在西式的建築中，看著摩肩擦踵的人群，難以分辨究竟身在何處。

根據歷史的記載，這裡曾經存在一種神話之鳥，體型非常大卻與鴿子有著親緣的關係，牠們在沒有天敵的島上安閒的撿食著植物的果實度日，但在 1690 年竟然自地球消失了。經後來的生態學者調查，乃肇因於荷蘭人的捕食及砍伐黑檀木並引入猴子與豬有關，以致地棲性的牠們在繁殖上遇到了最大的問題。不僅失去棲所，猴子與豬的恣意取食鳥蛋，踐踏鳥巢，人類也無限制食用，再多的數量也有耗竭之時，在保育觀念尚未萌芽的 17 世紀，永遠說再見了。在今日，可以看到牠畫在摩里西斯的國徽上，算是對牠最真誠的悼念，而各種商品也悼念式的以之為圖騰，畢竟牠是人類的覺醒---第一種因人類活動而滅絕的生物。世界上最後一隻 DoDo 鳥的標本就收藏在路易斯港的自然史博物館裡，走訪期間，入內擁抱歷史。

過往的歷史中不是只有這件令人扼腕的事，看著香草鱷魚公園 (La Vanille Crocodile Park) 內的一幅畫，嘲諷的寫著史實。海邊停泊的船隻象徵著殖民者的到來，在碧綠的海水中順著礁岩一路



↓ 面帶微笑的象龜



上岸，可以看到左下角群聚著碩大的巨龜，卻不幸被人圍困，岸邊冒著白煙的是生著爐火的鍋具，近處則是頤指氣使的殖民者，以及接受命令捕捉宰殺巨龜的原住民，這幅畫正說明了為何島上巨龜曾經一隻不剩。

今日，遊客可以在島上看到這種碩大而堅實的溫馴動物，牠們的避敵策略是將頭及手腳收入堅硬的殼中，等待危機的化解。殊不知縱有絕活也難逃厄運，當初的殖民者爲了可以溫飽及迷信「龜油大補」而大量捕捉，甚至因爲巨龜非常耐旱，因此活體貿易盛行，導致一隻不剩。今日所見到的巨龜，聽說是在龜體貿易盛行的年代，從鄰近的塞席爾島(Sechelles)帶進來的。

在香草鱷魚公園內，看著現在爬友們嘴中所說的「阿達」，牠們流露出憨憨的表情，緩慢的移動著，不在意戲耍的遊客蹲坐在龜甲上，我真心祝牠們延年益壽。也希望園主能完成夢想，他想要在 Rodrigues (摩里西斯的小島)上種植各種原生植物，並移入 1,000 隻阿達，讓巨龜能再次悠遊於原來的生態圈，展現原始的風貌。目前亞達伯拉象龜 Aldabra giant tortoise 列入 CITES II 的保育，因爲有法令的規範，禁止野生個體的交易，舒緩了自古以來的厄運。然而，喜歡養爬蟲的爬友們似乎對牠情有獨鍾，在尚吉巴島還會有養殖的個體遭竊的事件，可見交易市場熱絡。阿達成

龜體長超過一公尺，體重超過兩百公斤，真正能負荷的飼主有多少呢？喜歡就要擁有的觀念支配著許多現代人，也造成生活上的迷思。

· 在黑河領空尋覓摩里西斯紅隼 ·

離開海邊往內陸前進，進入了一般民眾的生活區域，視野所及是蔗園與農地，大部分的人依然以農維生，靦腆的笑掛在臉上，質樸的性情可見一斑。內陸地區民眾的生活樣貌與濱海度假村的浪漫風情，很難畫上等號，不禁懷疑這樣的鄉村風貌會是繼馬爾地夫之後的首選度假勝地？兩個生活圈似乎壁壘分明，嚴格劃分出外國人與本地人的活動區域。原來是政府以門面來決定納稅金額的多寡，因此老百姓不願意整修住處，寧願任其殘破跟不上潮流，也不願因爲虛榮而多繳錢。

隨著車子向內陸前進，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，想要尋覓摩里西斯紅隼。在「多多鳥之歌」這本書中曾經提到，這種 1978 年野外只剩一



↑ 終於看到紅隼-在奔跑的公車上

對繁衍後代的紅隼，當時處境困難，在 DDT 的影響、棲息森林的破壞、基因的貧瘠等不利因素交加的情況下，可說是即將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。但在有心人士的努力下，利用人工孵育及野放的方法讓牠們的數量回升到 200 多隻，這種成功的例子非常罕見，卻也爲保育界打了一劑強心針。而紅隼的復育區就在我們要前往的黑河谷，儘管此行目的地是摩國的七色土特殊地理景觀，我仍衷心盼望有機會見到。

七色土的形成是個偶然，因火山噴發而冷凝

的熔岩，由於溫度不均，以致土壤中的各種金屬離子各自形成不同的氧化物，因而出現紅、橙、紫褐、藍…等不同色調，站在觀景台上，隨著光線的引導可以看出色彩的變化，僅有 5 平方公里的七色土其實是砂質的成分，渾圓而流暢的表土，仍會因風吹雨打隨時變化地貌，圈圍的欄杆即是為了避免人為破壞而設置，雖然與想像中的無邊無際有著強烈的落差，卻也只能接受地理景觀地域化的事實。



↑ 查瑪爾瀑布直衝山谷

此處的黑河谷，聽說有個哀戚的過往，在蕃奴的時代，為了逃避迫害的黑人經常會逃到此地，卻因找不到食物而喪命，屍骸將該河谷染成黑色。蜿蜒的黑河遇到斷層的落差，自然下墜成瀑布，查瑪爾瀑布因此形成。站在看台上，三條大小不一的水柱急瀉而下，直冲山谷，轟隆的響聲不絕於耳。順著瀑布的上緣仰望天際，我在黑河上空搜尋著…

天空不時會飄下毛毛雨，旅行的這些日子一直與雨同行，偶而可以在地平線上看見彩虹拔地而起，也可看到窗外的樹影搖曳。行經海岸線時，在一片湛藍中讚嘆，我仍不時檢視飛掠天空的是不是盼望的身影……。

在摩里西斯沒看到心中的紅隼，只在驀然回首中，見到英姿煥發的紅隼烙印在奔跑的公車上。

↓ 七色土因光線變化呈現不同色調



· 恬靜的港灣 ·

奔波忙碌的行程終於在搭乘玻璃船觀看珊瑚礁之後結束，坐在潔淨的沙灘上，沉澱著過於浮動的心緒，耳聽浪濤，眼看夕陽西沉，天邊的雲彩鑲上一層金黃，周遭的人物也籠罩在餘暉的溫暖色調中，浮現的剪影依然散發生命的律動，好友們利用僅剩的幾個小時，恣意的在海邊嬉戲留影，居民與遊客成群或獨自在沙灘上漫遊，心中的不捨已悄悄爬上心頭，翻滾如印度洋的浪潮，潮來潮往，物換星移，此情此景將是記憶中的永恆。

在海邊，當浮雲鑲上夕陽餘暉的金邊，心境與環境融合的氛圍中，我體悟了馬克吐溫筆下所說的「天堂」。

↓ 在夕陽餘暉下，我體悟了馬克吐溫筆下所說的「天堂」

